

附釋音毛詩註疏

十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馬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

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故此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馬

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疏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

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

王興起先王之功使云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

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馬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

馬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相二年

左傳云天子秉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

子分國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

鄭以為建立玉國與此異耳此詩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

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

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

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群臣賞賚有分褒與卑同也士

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

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士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

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其褒賞

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八章皆其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

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將禮軍將皆命

申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

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二惠陔尹其官多

以尹為號左

傳稱官有出功則有官故今尹吉甫以尹為氏

明其先嘗為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

崧高維嶽駿極于

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

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齊之野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用有申有齊有許也駁大雅至也崧降神靈和氣以生

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神神之官掌四時者也因王

方嶽巡守之事在齊則姜氏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

子孫履歷靈壽商出有國一謂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甘

音口嶽字亦作嶽魚音冬口廣通云嶽者何嶽功德也駿音

峻

四方于宣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

為周之伯 申伯也 甫侯也 皆以賢知入

之見 宣本其先 祖所由之興 言有於然而高者 維是四岳之

山其山高大 上至十天 維此至天之大嶽 降其神靈和氣以

神祀 故伯夷之後 生此南國之侯 及申國之伯 以伯夷常掌其

此由伯及此南侯 維為周之卿 上積穀之臣 若四表之國 有

所患難 則往捍禦之 為之審 辨四方之處 恩澤不至 則往宣

錫之使 霽王化是山神所祐 故有此賢者 此傳山松高至大

亦高 稱也 山大而高 曰崧 釋山文李巡曰 高大曰崧 郭璞曰

今中岳崧高山 蓋依此名是也 白虎通云 岳者何 猶也 猶功

德也 風俗通云 崧 猶考功德 黜陟也 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

天子巡狩 至其下 稱考諸侯功德 而黜陟之 故謂之岳也 據

言岳四岳 謂四方之岳也 又解此岳 降神生申甫之意 當堯

之時 有姜氏者 為四方王官 伯掌此四岳之祭祀 以其

下諸侯之職 德當岳神之意 故此岳降神物 其子孫 稷之

代有國於周 之世 則有甫有申 有齊 有許 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 駁大極至釋詁文 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 岳降神

靈和氣 以生申甫侯 二人有德 能成大功 是岳神生申甫

者 以堯之建官 而立四伯王 四時四方之岳 而已 不主中岳

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王也 周語說伯夷佐禹云 共工

之從孫 四岳佐之 又曰 祚四岳 國命為侯 伯皆謂伯夷為四

疏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音

崧高至子宣 正

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
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
夫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亦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
山與岳衡兩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謂之
巖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
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
是定解也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
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
禮而以華為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
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
相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名乎
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
周禮五岳之考乎雜問之志首尾無以此言或有或無不可
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朔
山為北岳崧高為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
此五者未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為
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
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
岳衡兩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

十一卷九十三之三

三

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相封禪之衡山
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嶽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相
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
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
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
云天柱在廬江涇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
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各天柱亦為霍故
漢魏以來換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涇縣西
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
人皆呼之為南山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李者
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
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僕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
山為崧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
云霍山為南山崧山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
使禹治水曰崧岳之崧嘉德賜烈曰妣氏曰有夏祚四岳
國為侯伯氏曰有呂山一上四伯卓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
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爾雅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
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守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禹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身命群官使伯夷與禮則

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

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

堯典注云堯之末年無績多難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

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士方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

三朝之職然則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

諸侯之職然則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

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禮掌

明不備指一山言而神靈亦和氣以生中而皆止謂德

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珠耳非言山氣也亦以生之也

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相掌祀與之則大跡不相類也

降下至苗裔○正義曰降下釋言也傳在堯時姜姓為

不辨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只解其名為四岳之

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經出也立四伯既主四岳

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立

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也

岳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經曰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

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

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

小九百九十九卷之九

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稱與其子孫故稱使之出有

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

云太公望其先祖賞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岳

-5 75 35 915" data-label="Text">

西於申是歷虞夏尚而出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曰由大

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裔說文云苗省也

謂適子為胃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技苗或謂

通胃也○箋申申伯至言之○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益申

禮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而不指其國故云申

甫有侯入為周之柏榦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厚故云申

甫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捕揚王澤故知恩澤不空則

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申甫侯

由甫侯佐相稷王以王年為蒼荒恐其重行刑罰故申

行夏時贖罪之刑功如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用侯與申

上此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公之

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也輕

而周刑重於夏故稱稷王之太甫故舉夏之輕刑以訓

謂田其其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

為甫侯許及禮記作川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詩書

改易後各從其字不暇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

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以用為山川甫者案外傳補獎仲山甫則其與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

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豐豐勉也繼繼于往于於法式也

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畢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極其法度時政大其品使為侯伯故云然○豐云匪反饋相管反饋

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

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出出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

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

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

度於南方之邦國出出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德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否謝

邑而得南國法之妙云謝具周之南國杜預云中國在南方

也續釋詁文以文勢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于為

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

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命為州牧

致政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州

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

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常自理其國

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故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

時又解詩入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信元

年左傳曰凡侯伯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于

虎獲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周州牧之禮是謂

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施立箋云侯為牧此

命伯伯前如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

八命伯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如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云

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故

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甲侯

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則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

邑或亦遷進其爵金。○傳召伯至功車。○正義曰以帝

序知召伯是召穆公。○此登成釋詁文入云績功也轉以相

是功德為事。○箋之。○止義曰之往。○釋詁文曰

侯者當即其人自定召伯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

此宣王獨先命召伯。○定中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

以申伯忠臣不致主。○辭正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中

伯之意故言定也。○亡其意者。○又營築城郭其意既了知已不

得不。○去則嚮曰之意。○心行也。○必使召伯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

為言空主維治。○宰。○由。○序。○三。○婦。○上。○不。○能。○行。○召。○伯。○

之職然則營郭城郭召伯所十具罪或如肅言。○王命中伯

式是南邦。○因其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箋云庸功

之君王乃親命之使。○是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王命召伯

謝邑之人而為國。○以束。○文。○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徹申伯土田。○城。○說。○也。○牧。○子。○又。○反。○又。○如。○字。○後。○故。○此。○

王命。○王。○命。○召。○伯。○

傳御遷其私人。○傳。○御。○者。○二。○王。○治。○事。○謂。○家。○宰。○也。○

至私人。○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

將其之意。○王乃命。○召。○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為。○汝。○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

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外。○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

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家宰也。○令使家宰遷徙其

申伯之私人謂甲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其

歸其國也。○鄭。○略。○以。○作。○城。○庸。○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

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于其地之肥境為等級以授民也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稟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猷私人往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絕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絕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任其私人言今其人使之裝載耳其迂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家宰。正義曰三公有大傳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信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傳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倣倣也

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倣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倣本作併又尺叔反既成貌貌王

錫申伯四牡躋躋鈞膺濯濯貌貌美貌躋躋壯貌鈞膺樊纓也濯濯光

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造之。競亡角反躋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舉反樊歲

舟反為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于僞反疏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

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倣其城又倣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貌貌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

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躋躋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鈞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造之故賜以此物

也。傳倣倣。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為事故言吾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倣是先營而

後倣之故云營其位而倣城郭此有倣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倣也牆垣廐庫無所不為而獨

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穆穆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

文在寢下不說倣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貌貌至光明。正義曰鈞者馬鼻頰之鈞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

是器物以鈞頰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中之文以凡之謂膺有樊纓也案中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

封申伯其姓而得此賜者以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

圖爾志莫如南土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詩之曰茂

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

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寶 實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

音疏 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

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文特賜汝以大

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

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

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

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

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

圭九十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

其文也長尺之寸則非諸侯所當執文寶者君守之非非瑞

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室文言諸侯之瑞圭自九

寸明其無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

善賜之以沐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

寶 實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

音疏 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

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文特賜汝以大

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

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

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

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

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

圭九十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

其文也長尺之寸則非諸侯所當執文寶者君守之非非瑞

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室文言諸侯之瑞圭自九

寸明其無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

善賜之以沐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

寶 實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

音疏 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

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文特賜汝以大

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

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

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

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

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

圭九十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

其文也長尺之寸則非諸侯所當執文寶者君守之非非瑞

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室文言諸侯之瑞圭自九

寸明其無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

善賜之以沐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錫爾介圭以作爾

之。所至時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

疆居良反時如字本又作時首繼反兩通糧音張道市

反委於偽反疏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

欲行王乃以酒錢之於郟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

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願也又言未者申伯未

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士界所至之疆境又以

時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任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

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之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

裕本時作時者誤也傳郟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

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至郟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

言信行則往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住近王

意於是意解而信行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意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中塗不經郟解其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囁囁

武貌諸

侯有入功則賜賚貴徒御囁囁徒行者御申者囁囁囁囁也

侯有入功則賜賚貴徒御囁囁徒行者御申者囁囁囁囁也

詩言得禮也。禮入用不馳。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音波。噴吐。丹反。音奔。樂音洛。申伯入謝。編邦內皆喜曰。不
女乎有善。且也。相慶之言。翰。翰。句音塞。編音遍。下同。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伯顯矣。申伯

有武也。憲云。憲表也。疏。申伯在是。然。毛以爲此言申伯

言爲武也。武之表式也。疏。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當

審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儀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

車者。皆單單然。安奇得宜。不妄馳騁。人觀其儀貌。知是賢

君。編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

伯既受封。而爲民所統。如是豈不尤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

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爲表憲而法

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爲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爲汝

爲異餘同。傳當當至喜樂。正義曰。以當當之文在入謝

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爲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

申伯爲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其君之貌。下應言身之有勇

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

道路觀之。則當當然。摠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文

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嗚

呼。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

不馳。由禮文。箋。編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編之義。故爲

編也。翰。幹釋。詩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

新爲之君。故遮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

不同。傳不顯。至有武。止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

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

人爲表式。箋以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于四國。箋云。柔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採。本亦

作柔。故又反。又如字。一音柔。統同。聞音問。言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

之誦也。肆。長也。贈。贈也。碩。大也。碩。入也。言甫爲此誦也。言其詩

之意。其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言道以此贈申伯者。送

之令。以爲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子云。音也。贈。詩之木。皆

爾。鄭玉申。手並同。崔集。注本。作贈。也。鑿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申伯至申伯。正義曰。此章以上申伯歸謝事。終極其

直之德。採此萬邦不順之用。使之言順。且正直。以此順

於彼四方。同是申伯之德。實大矣。矣。今言甫作是工師之

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採順○正義曰易稱樛木為末謂屈從之也有不如意採之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樛木為末謂屈從之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吉甫也○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你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弟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為長凡鳴遺者所以增長前入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箋頌大至為樂○正義曰頌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

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持言中任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民之秉畀好是懿德

烝衆物事則法舜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舜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衆民也

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疏

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

持者有常道豈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

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

之人使佐以興之。傳烝衆至懿美。正義曰烝衆則法夷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箋秉

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

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

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入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

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

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

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

左傳之注以為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易也此數情有大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

禮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真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如樂也懼蓋怒中

之別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

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

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

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時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

不以為惡但識鑒不同謂為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為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懿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三見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唐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土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男傳言欒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聰明○正義

曰監視獨至釋詩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

下焉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

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

王爲生賢佐言大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

心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

同引之者証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

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子

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

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仲

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若明命使賦 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格君

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

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賈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疏 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

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

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茂祖考王躬是保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當王命者王口所

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也其行之也

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之也疏王命至爰發也

侯於是莫不踴躍也出納並與字納疏王命至爰發也

亦作內音同喉音係應對之應疏王命至爰發也

大亦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

命為官乃施行我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

之國政教明美所為台慶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奉

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疏唯戎字為異餘同

故易以為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

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完

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

及心力於王室者發奉向心施行在力令及心力使為至完

也疏傳喉舌家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

則王朝上卿故為家宰發奉命能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

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疏箋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

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親

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親之

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疏若音辭惡也注同

舊方九反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疏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

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若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疏外邦國

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若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事

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定其

知以此明哲疏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

則非有懈倦之時以常
尊事此一人之宜正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
之喻人之於敵強弱也剛強也剛柔之生以或茹之或吐

濡如未反一音如也反音昌銳反本又
維仲山甫柔亦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彊禦

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卒得

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性性莫不柔濡者則如食之

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

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

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

善之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前又言其實以充之

如者歟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
亦有言德輶如毛

名為如禮稱如毛亦其事也。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真

能獨率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

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言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

由新息凌反我義毛如字宜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政反
之
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之
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率此德而行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

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
疏
人亦至補之。

補之者仲山甫也。衮古本反冕服名
疏
人亦至補之。

俗語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
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至行之者我以人
之比言言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
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
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闕維仲山甫能
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疏唯儀為匹愛為指為
異餘同。箋輔輕至自我。正義曰輶輕釋言文義匹釋詰
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
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至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輶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
為重大若言在人身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李
經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六言乃云我國故知我吉甫自我中。傳愛賢。正義曰釋言文。箋愛賢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法惜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莫焉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為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不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衮冕為神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為上。善補過者易保鮮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也王職不言王而言衮不取指下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缺則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正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舉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軼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三既受君命當速行每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軼步葛反道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東方亦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疏仲山甫亦作備彼側反隘於解反留側其反臨菑地名。疏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問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軍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戰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饒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前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里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成齊也。傳言述聖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助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勤故業業然捷捷者奉勳敏決之貌行若或苦於役則不勤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勳率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軼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

彼之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不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平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祖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驚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四牡騤騤八緌為喑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騤騤猶彭彭也喑喑猶鏘鏘也端疾也言周之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喑音皆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沐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日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律八緌之聲喑喑然而為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律車馬疾其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言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文端速即疾也欲使陳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詩而此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清美之詩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下即性也

承天八章章八句

卷

十八十八之三

詩卷十八之三

十七

周同

附釋音目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梁山交韓國之山最

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伯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音異騷素刀反動也作祖陸

反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

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復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興之以物二章具也命謂

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到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說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

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意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訖及之主為錫命

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摠之○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

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諸

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曰

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

福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或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公

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北外郡之長謂之六字此

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

言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

不言左右目以前言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晉云右扶風

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

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

之子而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

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

為氏山哀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
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
已受之蓋晉又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
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也以下皆鄭語
子萬是為韓萬則其在平王時也此山王九年以下皆鄭語
文章昭云騷謂適無父爭也武王也此山王九年以下皆鄭語
祚盡謂長也嗣繼也武王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
唯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蓋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相公
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
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
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
亦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

道韓侯受命

奕奕六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
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

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
之者決除其少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
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
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用反明貌韓
詩作倬音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解虔共爾位

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
古之恭字或作共。解音懈共毛九勇反

鄭音恭云
古恭字

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箋云直也

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棟榦而
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幹古且反辟音壁君也
為于偽反

疏

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
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

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
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
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女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
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
也當早起夜固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
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棟榦有違道不直
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畧也。鄭以
甸為丘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共於
汝職以助汝君為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
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云甸
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
有水之變使成平田也。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

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傳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韓不庭方又言國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也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辭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箋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言韓國亦遭梁山之傍梁山與天下俱遭之且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下侯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立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立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虔同共執○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箋朕我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正義曰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
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樛反又其休反璆字又作公音林孔安國云璆璆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璆美石琅音郎耳音下琅耳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

簞第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靽淺懷鞶
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錯為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鞞中淺虎皮淺毛也懷鞶

革金厄
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錯為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鞞中淺虎皮淺毛也懷鞶

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綴所引以登南有采章也

亦作縷毛如誰反鄭音雖筆徒點反弗音弗錯七各反雜也

沈宋故反思音昔敏音漏錫音羊擲苦郭反皮去毛曰轉

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軌胡眩反又或三同機莫暨反一音

茂本又作箴同肇音條肇華謂響也厄於華反蠲音蜀尔雅

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蚕沈音畫字為子為反朝

直遙反藩方表反本亦藩同樊步丹反搯於華反一本作厄

疏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

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觀也既行到

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太圭入行朝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觀之

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

率其上又有大綬以為表章以六文漆管為車之廠錯置文

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

履配以赤色之馬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纒

也又以鍍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虎皮淺毛

懷覆其軾鞞皮為鞞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纒言

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

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觀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

復入而享觀於正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綬章為

車上所引之綬有采章命厄為小環纏搯之以此為異餘同

○傳脩長至觀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脩故脩為

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

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觀是觀為見也毛於器

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

朝於王謂正行朝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觀其在路之時言其

將欲入觀非正觀時也執圭入觀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

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諸侯至

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觀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

四時通各觀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各故特解之駸異義云朝

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

行觀禮也下云奄受此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觀王

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

一四方分之或朝春或朝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

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朝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

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朝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遞而徧二注亦言

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亦言

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然明堂位注云曾在東方朝必以春以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初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嘗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官闕春祭也箋以經用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推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觀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卅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比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至烏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出或無染烏羽象而用之或少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江旄於竿首者然則綴者即參龍旄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鞞中蓋相傳爲然言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節周禮作楨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旗旂楨皆以有毛之皮爲幣此云淺幘則以淺毛之皮爲幘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凡令其以解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幘與天官常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常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常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緘巾之而掩諸幣前綏綏而云掩諸幣明在鞞上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於即鞞傍之立木此幘亦覆之

豈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蠲釋虫文郭璞曰大虫如指以蠶
韓子云蠶似蠟毛以厄為厄虫則金厄者以金接蠶之端如
厄虫然也。○箋王為至極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為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緩是大緩則共旂一物旂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緩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
緩注云良緩君緩是也。此緩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
云緩章謂有采章也。非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非正是
用席為蔽而知漆簾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
皆有蔽其一曰木車滿漆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滿蔽既以
漆為車名明滿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
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非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鈎膺樊纓者
以膺文連鈎與巾車金路鈎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
即樊纓是也。巾車以云鈎實領之鈎樊纓如盤帶之盤謂今
馬大帶纓今馬鞅鈎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劉胡人續
釋言云羗蜀也。郭璞云羗音經舍人曰羗謂毛也。蜀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蜀者織毛為之。苦今之毛羗能以衣馬之帶
鞅也。知五采也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柳若
揚者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
之鑊錫施鑊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鑊故知刻金為飾
六

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鑊錫
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鑊錫指此文也。案巾
車王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王路非
賜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鑊錫者蓋特賜之使
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鑊首謂之革故知鑊革謂鑊也。此不
言如厄則非此諸外物不得為虫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
纏鑊之往往者言。韓侯出祖出宿于畧顯父餞之
其非一二處也。

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
犯較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

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
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殺維何包鼈魚其鮓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 鮓菜殺也。筍竹也。蒲蒲弱也。箋云包鼈
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

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
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肴戶交反本

亦作鞞同包鼈鮓交反筍九反鼈卑咸反鮓音速筍字或
作筍血尹反乘繩登反注同。下百乘亦同。筍音弱膾古外反

邊豆有且侯氏燕胥

雙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

相與燕其邊豆且然祭其多也○且子

疏

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

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

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宿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

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

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

魚之鱉與可贈鮮魚也其藪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

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

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

之也其時所盛饌醴之邊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

諸侯於是飲饌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

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饌

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文

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

雙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

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反

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

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

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

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

酒多之意也○傳藪菜至蒲藪正義曰藪者菜茹之總名

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菜藪對肉殺故云菜殺謂為藪也

若平常藪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新足覆公餗鄭注以藪

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酒是藪有

筍有蒲也言筍竹蒲筍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雙魚

鱉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然也服虔通

俗文曰鱉者曰魚然則魚與魚無別而此及六月云包鱉者音

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蒸魚之也新殺謂之鱉魚

餞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飲

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赤荻曰竹

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筍入水深醢人注云

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以

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蠶以苦酒醃汁浸之可以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匕柄正白生蠶之

以苦酒浸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蘆之法也贈也

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解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

至饌飲之與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

干馬所以

禮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
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
威膏首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
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
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
既之下文與其殺其較相類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
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
箋且多至其多 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晉皆解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解皆故知侯氏燕
有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 韓侯
適且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
蹶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蹶之猶言晉郊公黎比公也
好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疑直例反梨君號也韓侯迎止
首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音君號也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
猶祭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諸婦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祁祁徐勣也如雲
言衆多也諸侯一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婦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
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然鮮明且衆多之
貌○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且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編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

道如字

疏 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

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
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
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
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具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婦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盛多也韓侯於
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
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

正義曰釋詁云實大也薄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
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

般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其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
般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訂況甫反飭音房鱗音序應音
憂嘆愚甫反本亦作巽同熊音雄罷波皮反貓如字又武
交反本亦作苗音同爾雅云虎鯨毛曰羆貓羆音仕版反

既人之居韓姑燕譽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
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

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

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
反土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音

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比國因以

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

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

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州受王畿北面之國因

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

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逼稍補東遷○追如字又都

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文反

令力呈反檢本亦作貉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狁

實墉實

壑實實畝實藉實墉實壑言其成深其壑也箋云實當

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繼絕

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并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統使如故

常○實毛如字鄭作寘市力反下
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
罷熊貔音毗即白狐也
疏溥彼至黃罷○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
之白罷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
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
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州內
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
以韓侯先祖如此救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
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州
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歸

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燕
是城潛深是壘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今
百蠻追豹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熊之皮韓侯依舊法而
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傳六至築完○正
義曰傳大釋訪文燕刑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傳猶主
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
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
築而宗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六衍
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傳二十四
年左傳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
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
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
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
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
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
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
自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
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臯陶漢云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
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
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
時節早晚執費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
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豹戎狄之國
者以豹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皆稱云淮夷蠻貊是
豹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也追豹是二種之
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
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
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唐
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
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豹即
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豹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
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六也末言因
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与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
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
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
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
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
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

矣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地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與復先祖之功摠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蠻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夷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拍為韓侯所統曾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曾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韓之儉仇之最強故知為儉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儉仇字傳實埔至其壘正義曰埔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壘即城下之埔釋言云隍壘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壘溝也李巡曰隍城他壘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壘也○楚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以時事驗之也春秋和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

韓奕六章章十句

江漢尹吉甫甫美宣王也能與長撥亂命乃召

○傳繼益至頌之○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毅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貔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二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貔有黃黑者赤黑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羸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亦獻之總言皮則豹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兕中國之常貢此則比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名

疏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江漢

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止

淮夷來求

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遠○箋云匪亦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遁土也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下偽反下主為同竟竟本亦作境同○既

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病也

戎車也鳥隼曰旂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我車建旂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音吳反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自命其將師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變者以己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旌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取安舒者以己主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台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泚泚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泚泚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瀆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自禹貢徐州淮夷鬻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稱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潘冢導濭

在東國○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潘冢導濭

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下大別而入于江

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云漢之濟王

命召虎故知官王於吳水也

夫之文兼有將帥也

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

貌非水之貌也向則士氣空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

得云水之滔滔也惟在江北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

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

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

公代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傳信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惟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

倒故箋言來求惟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

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

言來叙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文彼

鋪作補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旆春官

同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為

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也

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師之

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

大正口成于王

洸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

傳遷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

應反以車曰傳遷其據反以馬曰遠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

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

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爭爭鬪之爭○疏○江漢至壽寧

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

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

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

成助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

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安非爭者我王之心於

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冀

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迷其志也○箋召公卒於王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

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奉命之使

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
克勝使傳遽告于王也玉藻云上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
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
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

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

召虎召穆公也箋云

使以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
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
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詩音虎疏
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疾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
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
音早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

疏

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

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
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編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
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
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
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存脩其
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

詩音虎疏

十五

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
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
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
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
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
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上氏之說是病害之
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
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連此言信四年左傳稱桓公卒
諸侯代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賊濤塗謂鄭申侯曰齊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則兵於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言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
其意以齊侯所經之國多有微發陳鄭二國當其重道去既
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許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

之其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
稱人何賤曷為賤子司馬子曰蓋以蹕之為已蹙矣何休云
蹙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拒殺傷
過多甚可痛蹙是齊相之兵急蹙之也鄭言急蹙意出於彼
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蹙切之公羊為蹙字
則慘非也如彼年出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
依此夜棘為次耳○蹙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
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
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
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
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衍也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來勸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
勞於徧疆理眾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損餘之臣
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
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則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徧
音徧下同與音釋為于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
戎猶女也女無自賊損曰我小子

○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疏王命至尔祉○毛以為王以召
祉音耻福也大謙音泰
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

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疆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
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武王受
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為損餘之臣以正於天下汝
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
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
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為營宣為徧戎為
汝為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
作徧音義同為既以旬為徧則宣不復為徧常謂宣布王命
也召公召康公熈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勤至勸之○正義
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又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
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
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不
宣亦訓為徧旬之與營守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於

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編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
講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
注云敏行之疾也也官師氏三
德有敏德是敏為誠辭之疾也
釐厘爾士瓚拒鬯一占

告于文人
釐也拒黑黍酒也鬯香草也祭煮合而鬱之
日也占器也九命錫圭瓚拒鬯文人文德之

人也箋云拒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釐力之反沈又音資瓚才旱反拒音巨鬯
勅亮反占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士田于

周受命自召祖命
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
尊顯召虎故如此周使虎受山川上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以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
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疏釐尔至萬年○正
社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寶又
副以拒米之酒芬香條鬯者一占專汝當受之以告祭於

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
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政時也召虎於時在
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
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
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
義曰釐賜釋詁文拒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祭鬱金之草
而煮之以和拒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也亦草
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知和拒鬯故謂
草中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

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祭煮合而鬱之謂祭此鬯草
又煮之乃與拒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
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拒鬯者必知鬯乃名
鬯未和不為鬯與與具也釋器云占中尊故云占器也累春
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拒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占賜時
未祭故自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珪若有加則賜二公八命

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主贊之賜力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
賜圭瓚拒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
拒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拒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
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鬯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

釐厘爾士瓚拒鬯一占

釐也拒黑黍酒也鬯香草也祭煮合而鬱之

日也占器也九命錫圭瓚拒鬯文人文德之

人也箋云拒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釐力之反沈又音資瓚才旱反拒音巨鬯
勅亮反占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士田于

人注云拒鬯不和鬯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
掌拒鬯鬯人掌和鬯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鬯也故孫毓云鬯
是草名今之鬯金釵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
亦鬯者楚說為長鬯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備祭宗廟特云
鬯于文人故知告鬯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
義曰礼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
侯有人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士田大
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
正義曰時實周出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
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
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与之等故往岐
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礼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
此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
礼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
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
子之地故因留
其廟為別廟焉

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
國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
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
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乃壽以下是也○

休許糾反聞音問施如
字尔雅作施式氏反

疏 虎拜至四國○毛以為上既受
天子得萬年之壽○今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

林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

此天下四方之國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

宣王以康公受命○以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

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傳對遂至矢施○正
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對事之辭言君牙命之臣遂對之矢

亦也謂施陳文德安本為施字非也○箋對答至下是○正
善曰箋以君臣其辭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詁文作
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以虎亦為召康公為命

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萬事成八節因而曰
之謂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萬事成八節因而曰
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萬事成八節因而曰

江漢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王詩詳疏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七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至宣王也有堂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戒者王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疏常武六章章八句至

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

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

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

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師脩戒

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

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

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

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

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德因以為戒戒王

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

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

陵之戰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

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

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赫赫明明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備

我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樂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

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

既敬既戒惠比南國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

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疏赫赫至南國。毛以

中軍之將尊也。音景掠音亮疏為令有赫赫然顯盛

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命卿士南仲

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入命為大師之公者皇

氏使之監撫軍衆觀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

發勝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於此南方
淮浦之傍國勿得掠為比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
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
大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
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赫赫至
太師○正義曰釋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
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
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
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此皇父為太
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
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
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
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
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
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是尊於卿士先言
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以皇父不親兵故特
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也殊南仲於王命親
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
止當今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
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三公之
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
力充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
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
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
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
亦項燕命將本相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
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
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
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導○正義曰箋以
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敬知敬之言警承上
六師之下故云警戒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
施惠南國是使無暴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
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摠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
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
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
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齊
左傳曰王為中軍公為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六

字之甫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
懼而慶之不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

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却上程伯

備匪也箋云尹氏天子出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掌

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率左右陳列而

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上地陳帥者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觀反行尸剛反到也浦音普

說文云不留不處二事就緒

水濱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處二事就緒

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處二事就緒

爲其同將子疏王謂至就緒○毛以言不處二事就緒

匠反下同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六司馬之職也

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公其士衆左古陳力而爲行

綸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徐之邊臣省視此徐

之國土曰彼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

也不父辭不傳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伐立二有事之臣

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師也○鄭唯三項謂三禮之

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也○傳尹氏至浦屋○正義曰以王謂之

及孰知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余之知注前未爲此官始

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六司馬職云重黎氏位叙天地真

此言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位叙天地真

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官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言昭

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
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
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
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愛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
其君弔其民由而慰其民故不以留愛而愛計之立三
之臣與十月之交釋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
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口卿不言口君之其立臣
卿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為他人
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至安之○正義曰解語云業緒也反覆相訓也其業
上命將之車而王賈未行故知又使軍將發告之也
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
事太宰九職一曰二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暹及平也
農國此也十月之交云澤三有事是有事者二而擇之雨
無王云三事大夫文車六夫故得以為公卿至
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二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人饗饗

地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定也匪紹匪遊不致
以微遊也釋陳騷動也變云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釋

軍行其如如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
神之王舒安謂軍行二十里亦非解緩也亦共鼓游也徐國
鄭知字紹如字也徐云鄭人通反釋音亦鄭作釋音
釋音也如字徐音肅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
震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震音庭
疏 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

盛業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言此言三之軍
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
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故
言其下始而可行未以救逆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惟慢也故
徐主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言厥往告以恐
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變之奮擊以恐怖
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言以常以
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
威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
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

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
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
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
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教遊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教遊繼
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教遊釋陳騷動皆
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
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教遊也故讀
之為紹訓之為箋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
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
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憚其解緩故云亦非教遊也左
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遷之驛
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王奮武如震如怒進厥虎
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虓然廣淮仍就

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
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
如怒一本止爾如字皆作而闕呼喊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

一音嘯虓以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
云大也敷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濱
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仍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截才結反斷端亂反

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
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虓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屋之上就而執其衆所
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

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蓋得其
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傳虜之至虜服○正
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立云
攢大防李玘曰賁謂屋岸狀如攢臺是實為屋也釋詁云仍

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
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
也敦訓為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以以為
厚官為布陳敦厚之陣也釋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

臣稱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
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

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間暇

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帛帛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絲絲韻也翼翼敬也濯大也

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疏王旅

國言必勝也○絲如寧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夕

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間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

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

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

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絲絲然安靜不行暴

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

震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

○傳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間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

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

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疾天飛翰為一

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

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人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

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

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

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絲絲至濯大○正義曰絲絲舒緩

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箋

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

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

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

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

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

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徐方既來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

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

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來王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箋云回猶違也

還歸振旅也

陳直刃反下同

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迷而美之○鄭唯以推為尚為異○傳猶謝○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推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

來聘○印音仰此及召晏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

瞻印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

而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衰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詩

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枝箋以凡伯為卿十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摠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填

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其以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吳戶老反填音塵下音同

靡有定士民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伯罪罔不

收靡有夷瘳

瘳病夷常也非吾設罪以為累瘳愈也箋云爾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

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瘳側界反字林側例

反辭本又作蠹音年屆音界音皆音志瘳勅留也

瞻印至夷瘳○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受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

憂矣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

以敗亂之又詭所下大惡之狀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

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
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但施行不復收效為此殺
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
安○傳昊天至填父○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
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
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
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
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父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父
○箋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為政不
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為目
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
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
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察病至瘳愈○正義曰察病更常
釋詁文彼夷作驛音義同若非罪名而云罪若故知設罪以
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
云瘳謂病愈亦止也○箋屈極至大惡○正義曰屈極極
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
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
卒與民上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

寺流十八之五

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
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虫蠹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
民如虫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
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
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
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

人有工田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

王刑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此宜無罪女及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說

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

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疏人有至傾○正

音智王申毛如字詰音哲本亦作哲義曰上八句言

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

多謀慮之士夫則與成人之城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
傾心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
此下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

智者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
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燕故云城
國也箋以寸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
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
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姁是也謀慮理乖雖
丈夫亦傾城卒豈死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
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復姁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妻
姁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
聽用非言婦人有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箋云懿有思
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痛傷之言也
歌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殘姁之言無善 **婦有長**
○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竟反姁音似 **婦有長**

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
階階所由二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

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備
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
近愛近川同上時 **疏** 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意字
掌反語魚據反 **疏** 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

寺充十八之五

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言故云有所痛傷之言痛
傷衰姁亂國政也厥其釋言又此刺幽王而褒姁是其端
知其幽王也○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
傍故以寺為近○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
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 **鞠人伎忒諧始竟** 昔豈曰

不極伊胡為慝 伎害忒變也箋云鞠窮也諧不信也竟

謙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肯
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
鞠居六反伎之政反忒他得反諧本又作階 **如實貝二倍**
子念反肯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君子是識婦無以公事休其蠶織 休息也婦人無

猶以蚕織為事古自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
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
至也六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內有二尺
棘牆而外開之及大廟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出
婦之吉者使入蚕于公桑室率種俗于川桑于公桑風夙以食
之歲既畢矣出婦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

自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曰后
夫人縹二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家朱紱
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
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為亦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賈音古○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絃獲
耕反耒力對反明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矣力討反
燥也食音嗣單音州爾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禕音輝副首禕
禕是禕衣少詩照反縹素刃反本亦作終同盆蒲門反縹衣
金反而與音預朝疏 物人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
首遙反下朝廷同 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參
謝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患害且又變化無
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
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
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
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
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紉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
傳被害或變○正義曰後者以心技格前人為之患害故也
技為害也釋言云奕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

小九卷六 孝十九卷之五

義也○箋鞠窮至不信○正義曰鞠窮釋言文義諸者皆不
信之言故以諸為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
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伎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新
寢妙自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覺其不信所以至
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言傳解
婦人死与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為事故引禮記以登
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籍田者天官甸師注
云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享終之月令注云借
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
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皆止言服
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衾服副禕則人君對
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衾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藉
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
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
以下天子天子籍田在南郊諸侯籍田在東郊亦此意也鄭
乘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
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也山川社稷先古
聖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山社稷先古
先公而說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

禮心夫婦致敬也。蠶室心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為

蠶然則必龍是永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祭宮謂祭

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祭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

云官當為官雉長一丈高五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

一丈。禮志曰：內有二尺七尺曰內，彼文直云官有三尺，官不

當勝內字也。雉者城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

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內，是內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

官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

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謂之

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

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

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曰鹿

皮，為冠家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

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此月令注留養蠶者，所

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世婦車也。周禮王后六宮言

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王后

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

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季春

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

後，率外內命婦始蠶于此。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心其

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疾

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曉來之風，疾之使露氣燥，乃可

食蠶。蠶性惡濕也。故彼注云：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

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一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

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

此諸侯之九天子則獻於后。夏傳注云：於夫人言前以

前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謂若彼

注云：副，謂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副意

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前其服，尊不過亦副，謂也

少年以禮之者，設少年之辭，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

禮奉前之出婦也。蠶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鏡也。凡

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脊已

天何以刺

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三，是才之數，數之小，成故卒以言焉。

之言皆言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
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也矣賢人之言皆
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矣○鄭性以優為寬
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淫○正義曰以優為優競之義故
為淫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淫是優淫為多之意也○箋優
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見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
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
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
語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
二者相按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語文上言實者謂微加
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
按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感而涕檻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後

不自我後箋云盤泉正出涌出也甯沸其貌涌泉之源所
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

已怪何故正當之○甯音必沸音甫 貌貌是天天無不

克鞏貌貌大貌鞏固也箋云貌貌美也王者有美德貌貌
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幾幾之也○貌二角反

鞏九勇反 無亦皇祖式救爾後箋云五用也疏
後謂子孫也

至爾後○正義曰言甯沸然而涌出者濫泉也此泉噴涌而
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愁亦所由

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根何故不從我
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

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貌貌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
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

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
守王位無喪邦國也○箋濫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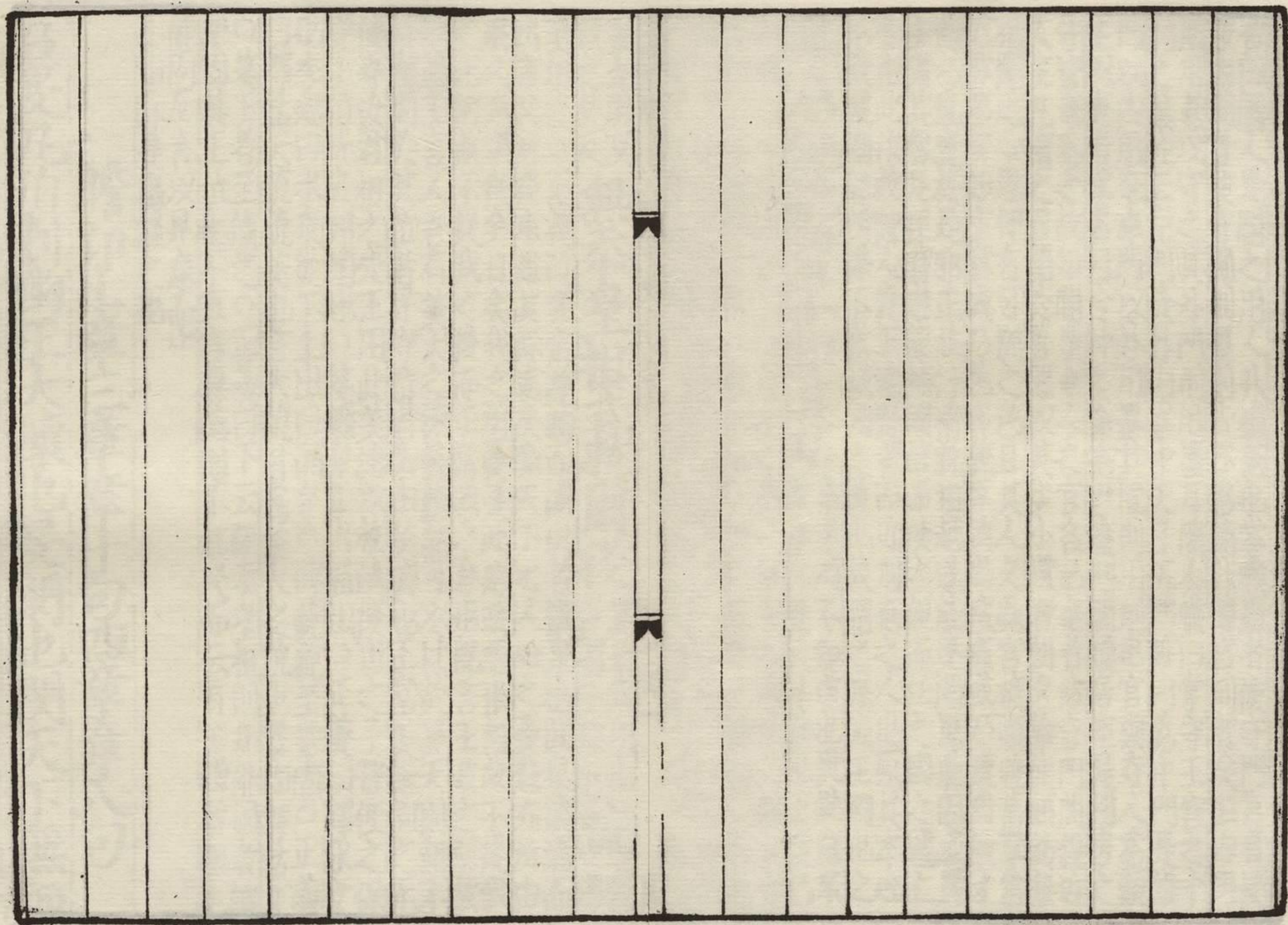
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貌貌至鞏固○正義
曰釋語云貌貌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豈固釋語文

○箋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云無亦皇祖則知能固者謂
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

能固反言以見意而
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印七章章二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曼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曼閔也閔天下無如



晉曰關人是閭之用人非獨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官者使
寺內別者使守圍則墨刑者亦為備非獨官刑者矣但內門
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關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
門之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
主以奄者為各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
守官奄為之故知閭是奄人之官各已奄者防守門閭親近
人主凡庸之君關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
猜憚之心恩得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官掖頗曉舊章常
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
歸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任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
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
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之
阜阜訛訛曾不知其玷阜阜頑不知道也訛訛不
供事也箋云玷缺也訛訛不

太褻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阜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簞反缺音庚裴駰云病也

說文云瘞也**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臧**一本又作瘞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矣其不安
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

瘞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疏**曰上言小人為謀將

瘞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舉舉然志識頑鈍而不
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疏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

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
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其久矣天下不安

有不安已矣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
與諸侯無異也○傳阜阜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阜阜瑣

瑣刺素食也舍人曰阜阜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禄

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禄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禽禽訛
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瘞瘞也草木

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瘞人常臥室故字從

字音**如彼葳早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潰遂也苴水
中浮草也苴水

云潰茂之貴當作葳葳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

早葳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

苴音謂苴曰苴謂棲息**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潰遂也苴水
中浮草也苴水

苴音謂苴曰苴謂棲息**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潰遂也苴水
中浮草也苴水

也無不亂者言此也春秋傳曰疏如彼至潰止○毛

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疏為言王無恩於民致

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中遂而盛茂致使此草

後水上極止逐流之浮直也旱歲之草如水之上之直言其

獨無得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

聞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

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作以潰為彙棲直謂樹上為異餘

同○傳潰遂至浮草一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

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直

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土也○箋潰茂

至棲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

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接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

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

據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

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直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

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

旱草草又如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

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為國

亂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

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彼

疏斯拜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彼宜食疏今反食精

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

孫之黨反食精拜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

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拜九鑿八侍御

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率音類又音律又所

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削卷為八斗音子沃

反疏維昔至斯引○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

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

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

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

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田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言

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拜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

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此亂之事使更

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拜為異

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

疏今食精拜言其富小人也皆發釋言文爾雅之訓况為賜

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

○箋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封糶則糶於糶也

此則有相形之勢止又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

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糶昏極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

云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糶十糶九

八待糶十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十一糶米三

斗糶二十一盤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三升以

此明糶糶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在也箋云頻當作

也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出出外無益者與言由之

也喻于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與舊云毛如字

鄭作瀆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泉之竭矣不云自

云願今瀆則瀆是古瀆字音與音餘泉之竭矣不云自

山泉則瀆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如益之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有此內外之害之乃茲

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言言王也

義謂見誅伐○溥音普歲音麥編音編下同

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

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瀆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

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

以喻人見王政之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無水以生之故也

之故也今王內無賢臣外無賢臣溥編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六孔制益大於外言

得而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通當主益之○正義

命有如刀只公日辟國百里令也口蹇蹇國百里

命有如刀只公日辟國百里令也口蹇蹇國百里

命有如刀只公日辟國百里令也口蹇蹇國百里

命有如刀只公日辟國百里令也口蹇蹇國百里

